

别了 故土

杨友桐中短篇小说集

中国文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友桐，回族，1957年生于泾源县。1982年毕业于固原师专中文系，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业余时间一直从事小说创作，在区内外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近20篇。现供职于泾源县县志办。

序

陈继明

友桐要出小说集，嘱我写序，动笔之际，不由想起了他俯身写作时的某种样子——1987年，我和他同在宁夏文联举办的第二期文学讲习班学习，且同住一个宿舍，大家都皱着眉头、略显些神经质地，在闷头写各自的“力作”，以图一鸣惊人，我和友桐也不例外，我记得友桐那时总是谦虚地坐在墙角的单人床上，俯身，甚至是爬着，写自己的东西，单人床即是椅子又是桌子。那种“俯身写作”的情景，为什么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呢？大概那种样子颇能说明友桐写作的状况：据我所知，友桐写作是非常仔细、非常缓慢的，甚至常常饱含“苦辛”。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是“难产”的，可贵之处在于，字里行间却没有“难产”的痕迹，文字简朴流畅，叙述自然典雅，看上去倒像是胸有成竹、一气呵成的。显然，这中间有一个类似于“反刍”的去粗取精、艰苦求索的过程。我相信，大多数看上去才华横溢的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杰作的产生，必然是经过长期蕴育，并在一种刻骨的“苦镜”中脱胎而来的。友桐目前并不是一个响亮的作家，也没有哪篇作品一鸣惊人，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写作的意义已经体现在写作的过程中了，一次一次地坠入“写作的苦境”，再从中成功地逃脱，一个写作者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成熟起来的。

关于友桐的小说，我不想说更多。我只是很想告诉他：更

有信心地写,更霸道地写,不要过多地在意我们和大师之间的差距。我很喜欢这样一种说法——古今中外,只有“一个”作家,所有作家合起来“一个作家”,而所有的作品也是“一部作品”,这部作品里有一个逗号、有半句话,出自杨友桐之手、陈继明之手,出自许许多多无名氏之手……

愿意写,就写一点。

身体好,就多写一点。

恕不多说,聊以为序。

目 录

代表	1
种瓜得豆	21
凡人无大事	37
天命之年	55
别了,故土	77
吊庄	96
隔膜	117
堂嫂	138
位置(中篇)	146
少爷还乡(中篇)	173

代 表

—

副支书牛犊被村里人联名推举为县人大代表候选人时，对于是否能当选，他心里连一点底儿也没有。因为当时在他面前横亘着大山一样巍峨的三个竞争对手，一个是乡长，一个是村主任，一个是资产近三百万元的包工头。为了确保乡长的当选，乡党委李书记还对村支书下了死命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选砸了，我要拿你村支书这顶小乌纱帽开涮！村支书当时满有把握，把胸膛拍得牛皮鼓一样咚咚响，发誓赌咒一定要保证乡长当选代表，要是选不上拿巴掌扇他这张老脸。听了村支书的保证，乡长为了增加保险系数，答应事成之后给村支书贷十五万元的低息养牛贷款。

天时他压根占不上，可在地利方面与村里其他两位比长量短，他这个担任副支书还不到一年的初生牛犊，也明显地不在同一个级别上。为了不丢人现眼，他及早打算偃旗息鼓，退出竞争。不料，他刚露出个口信，村民们却呼啦啦一下拥来了，一个个都义愤填膺，眼珠子瞪得牛眼一样滚圆。哼！尽说的是没钢水的屁话，牛不抵牛是屎牛！现在大家把碌碡拽到半山上了，你想日弄人，打退堂鼓，没门！

对，咱们干脆来个赶毛驴上山，先吆着他走；如果不走，咱就硬牵着他走；假若再不走，就强推着他走；要是还不走的话，那就

别怪咱们大伙不够意思，只好用鞭子抽着他走了……

这是气话，又分明是调侃，但牛犊的确从心窝子里有些感动。迫不得已，他只好像头毛驴一样被大伙连推带拉，象陪杀场一般随人家遛一趟。

第一次预选，他们四人都没能过半。

当时，书记和乡长眼仁子都差点急红了，下来就劈头盖脸把支书骂了个七荤八素。支书头点得如捣蒜的槌子，一个劲儿承认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村长和包工头脸上都失去了血色，不住地长吁短叹，感叹人心的险恶和深不可测。只有牛犊心静如水，脸上呈现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悠然神色。

第二轮投票，形势竟急转直下，最不起眼的牛犊却以百分之九十五的选票戏剧性地当选为县人大代表。当时，尽管其他几位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并在背后做了不少手脚，恨不得把别人手里的选票夺来自己填，但最终还是没能扭转这一边倒的局势。

人们都觉得这事很有点邪门，但仔细琢磨还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今年春天，村里一帮人来找牛犊，说不好啦，林场把咱们后山梁上的草山和地全占了，要退耕还林栽松树，我们要是不尽快制止，当树苗一栽上，把草山整个封死，我们村上几千头牛羊吃啥去？

牛犊一听，顿时浑身像拧紧了的发条。

你们找支书和村长了吗？

找了，说那是公家的事，他们管不了。

那书记和乡长呢？

也找了，他们说植树造林是国策，是百年大计，不但不能阻止，还应该大力支持，谁干涉那是犯王法的事。最后，我们没了辙，才来找你，全靠你给我们长点精神啦。

牛犊当时犯愁了，一屁股蹲下来，眉头挽成一个疙瘩，苦思冥想了好一会儿，突然站起来很干脆地说，走，把全村的男女老少召集起来，带上镢头铁锨棍棒，到时候听我的！于是，他们分头挨家挨户去紧急动员，不一会儿就聚集了五六百人，牛犊像个叱咤风云的将军一样率领村民浩浩荡荡地向后山开去。

到了山上，见栽树的人满山都是。他便大喊一声：把栽树的这些狗日的人往死里打！话音一落地，人们便心领神会挥舞着棍棒铁锨之类呐喊着如潮水一般向山下冲去。那些栽树的人都是林场从甘肃的庄浪、静宁、定西一带花钱雇来的民工。身处异乡，个个老实本分，胆小怕死，一看当地人跟他们来玩混的，好汉子不吃眼前亏，于是，他们把工具一扔都飞也似地逃了……

县林业警察和县公安局联合调查过后，传出风声，说公安局要逮捕牛犊，还要判刑，听到风声村里人都紧张坏了。当调查组的车再次开到村头，村民们一时三刻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三辆小车团团包围了起来。说要法办就法办我们，事情是我们大家闹腾起来的，不关牛犊的事，并且在每辆车前都齐刷刷地睡了一溜溜人，不让车进。调查人员软的硬的都使上了，最终因法不责众，加之这次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最后便不了了之，只是山上的树没有栽成。

这件事牛犊觉得为村里人办了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因此，他很是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了一阵子。一天晚上，他在电视里偶尔看到“人与自然”这个栏目，赵忠祥播了则令人触目惊心的消息。他说据林业专家调查，世界上的森林正以每天一千公顷的速度消失着。如果再不尽快制止滥砍滥伐，加紧绿化，五十年后地球将是一个可怕的秃子而不再有一片森林；假若任其恣意发展下去，世界上流尽的最后一滴水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我们子孙的泪水。

这时，牛犊才意识到自己上次的的确确干了件殃及后代的蠢事，因此一直羞于提及，而村里人却把它牢牢记在心里。牛犊心里明白，这次村里人顶着压力，把他选上人大代表就是想借此对他表示回报。

可话说回来，根据以往的经验，当个代表也没啥意思，只不过风光那么几天，吃几顿好吃的，领个纪念品，住几天招待所；当县长的在没当选之前，一天见三次面能握三次手，握手摇得你胳膊都疼，当县长一选上，谁也不会尿你农村代表这一壶的，你还是一个土里刨食的主儿。

二

今年不同于往届。

牛犊一当上代表，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名人国脸似的，走到哪儿，人们似乎都认识他，都主动跟他打招呼。其中，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大多还都是国家干部，都称呼他牛支书或牛代表，就像跟他祖上有八代之交，或者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又是握手又是寒暄，亲热得不得了。

一天，他去县城赶集，有一袋胡麻要柴，在市场上刚蹲下，还未来得及吆喝，一辆黑色的“屎爬牛”飞快地开了过来，嘎然一声停在了他的面前。车门打开了，走下一个身穿藏青色西服的年轻人，打着深红色的宽领带，通体散发着一股城里人的高贵气息。他摘下架在鼻梁上的黑墨镜，一只又绵又软的手，紧紧地握住了牛犊的手，直到他感到疼痛难忍时，牛犊才辨认出来站在他眼前的是他初中时候的同学丁岳。当时他俩是铁杆朋友，好得像一对儿穿连裆裤的同胞兄弟。后来丁岳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到县上哪个局里当秘书，起初见面还老同学长老同学短的打

招呼，后来就渐渐地有了距离，见面只是轻轻地点头表示一下，陌如路人。

老同学，好几年没见你的面了，可把我想死了，今天咱们好不容易碰上了，我找个地方，咱们老同学好好聚一聚，絮叨絮叨！

不！不！我忙，我还要柴……这袋子胡麻哩。他惊诧得往后退着，连连摆手，五官险些都错了位。

嘿，你就不要说柴什么胡麻，今天就是油缸倒了我也不让你去扶了！

说着，他和司机硬是像塞个物件一样连推带操把牛犊塞进了“屎爬牛”似的轿子里面。他身子还未坐稳，车就悄无声息地启动了。车真好，坐上舒坦极了，低而又稳，又没有一丁点噪音，虽然外面寒风刺骨，但里面却温暖如春。可惜只一会工夫车便不知不觉地停在了一座大楼前面。这是县城惟一一所上档次的大酒店，外面全用宝石蓝的玻璃装饰，如鹤立鸡群一样耸立在县城西端，可称得上是县城名副其实的一大景观。平时牛犊上县上只是远远地望一望，饱一下眼福，至于何日能进来享受一番，他做梦都没想过。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

酒店门口站着两位披着彩带的礼仪小姐，对他们很是热情地说。酒店内很豪华，全铺着清一色的猩红色的地毯。牛犊穿着沾满牛屎的布鞋跟着丁岳犹豫犹豫往进走着，心狂跳不止，生怕被人一把逮住似的，这使他自然思谋起前些年看过的一部电影《陈奂生上城》，自己不也成了那个憨实可爱土得掉渣的陈奂生了么？

到了二楼，丁岳把牛犊让进了一间雅座，里面早有六七个人在等候着，牛犊一进门，他们便热情洋溢地让座递烟。牛犊有些受宠若惊，刚坐下来，酒和菜就端上来，鸡鸭鱼肉什么的，还有蕨菜、木

郎头菜之类。这没准是丁岳有意安排好的，丁岳咋会知道我来县上？他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啥？我能带给他啥样的好处呢？

牛犊正纳闷，这时一个头发稀疏，身体微胖的中年人进来了。当时在座的人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丁岳更是显得毕恭毕敬，很像是日本鬼子见到长官一样。

这是我初中时候的老同学牛犊，牛代表，这是我们城建局的王局长，其余几位都是我的铁哥们。多年不见了，今天请老同学来主要是叙叙旧，联络联络感情。

幸会幸会，牛代表是丁岳的同学，自然就是我王某的朋友了。我这就喜欢广交朋友，交真朋友。常言道：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子嘛。来丁岳，把酒斟满，咱们大家为你的老同学，我的新朋友干一杯！

王局长，我不会喝……酒……

牛犊满脸憋得通红，前额上立马渗出一片米粒状的汗珠子来。

不会喝酒！呵，这位老弟真会开国际玩笑，这酒有啥不会喝的？你说你不会造卫星导弹和原子弹我信，你说不会喝酒，这只有鬼才相信。来，你把这杯酒端起来，常言道，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

牛犊还在忸怩，王局长端起酒“嗷”的一声一饮而尽，然后向大家习惯性地亮了一下杯底。接着丁岳和其他几位也很豪爽地喝了，也效仿王局长的样子亮了一下杯底。牛犊的父亲是个满拉，他从小在很浓重的宗教气氛中长大的，向来滴酒不沾，一闻到酒味就心潮发晕。可再三推辞，还是没用，王局长和丁岳连拉带劝将一盅酒硬是给他灌了下去。顿时，他宛若吞下一股赤热的铁火一般，浓烈的辛辣味嗞嗞地响着一直从喉头烧到肠胃，再由肠胃扩散到浑身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好，喝得好！

随着王局长一声热烈的喝彩，大家竟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此刻，牛犊有一种女孩子失去贞操的感觉。他很想哭却哭不出来，想骂又不能骂，就跟吃了耗子药似地难受，可还得强颜欢笑，因为他这人素来面情软，根本拉不下这个脸面。谁知这杯酒一开戒，他不喝实在是不行了，喝一盅和喝一瓶是一个性质。几轮下来，牛犊就喝得昏头胀脑，有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渐渐地胆子也大了起来，语言也失去了控制：你们城里人他……他娘真不是东西，有好些地方叫人不……不可思议。前些年我们把……把洋芋烂瓠子顶口粮吃时，你们吃的尽……尽是他娘白面蒸馍；现在我们也好啦，顿顿能吃……吃上白面蒸馍了，你们又开始吃起这满……山遍野的草来，还说是啥“绿色食品”，美味佳肴，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过去逢年过节能吃点肉……肉星星时，你们他娘几乎顿顿吃的是大……大鱼大肉；现在我们隔三岔五也能吃上肉了，你们他娘竟喜欢吃肥肉里面的瘦……瘦肉。还有，他娘我们用土疙瘩擦尻子时，你们用卫生纸擦尻子；现在我们光阴好了，也能用卫生纸擦尻子了，你们他娘又改用卫生纸擦起嘴来……

牛犊的醉语让人哭笑不得。

他说着说着，舌根逐渐硬了起来，脑子里宛若灌满浆糊一样混沌沌，眼睛也迷迷瞪瞪的，再后来就跟瘟鸡似的把脑袋耷拉了下来，出溜一下滑到了圆桌下面。

当牛犊一觉睡醒时，已经到了后半夜。此刻，他觉得头痛欲裂，浑身瘫软，胃里面有种翻江倒海的感觉，稍一动弹，就感到天旋地转的，只想呕吐。

我是谁？我这是在哪里？当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当他仔细辨别了一会儿时，才隐隐约约清醒过来，觉得像是在家里。不错，的确是在家里，这里有妻子和孩子熟睡的鼾声，有月光照耀

下这熟悉的房子。

奇怪，我怎么会在家里？我不是在县上么？怎么又会家里？这不是在做梦吧？一个荒唐透顶的梦？

胡麻，那袋子胡麻呢？他心里一着急，猛地将睡梦中的妻子一把扳过来，心急火燎地问。

胡麻……不是你那位姓丁的同学又用车原封不动地拉回来了吗，真是指屁吹灯，还醉得吐得满屋子臭气熏天，你都出回民的圈子了。

经妻子这一数落，他似乎才有些清醒了，白天酒场上的那一幕就跟浸泡在显影液中的的胶片一样，开始是一片模糊，后来逐渐地清晰起来。在酒渴到半酣时，丁岳把嘴贴到他耳朵上硬着舌头说，老同学……我今天把你请……请来的目的侃……侃明白了吧，我们王局长竞选副……副县长一事，你一定要保证投一票，我就全拜托你了……王局长和我没说的，他的事你就权当我的事，我的事也就是你的事，这就叫等量代换嘛……

丁岳像只狗头蜂一样在他耳边嗡嗡着，嘴里好像含着个豆子，滚来滚去。他模模糊糊觉得丁岳像是往他衣袋里塞着什么，当时他却脑子里一迷糊什么都不知道了。

寻思到这儿，他就像遭到烙铁烫了一般从炕上猛地弹起来，拉着电灯，把浑身上下的衣袋翻了个遍，终于翻出二十张一百元的票子来。此刻，他犹如做了贼一样，呼吸一下急促得不行，心也在狂跳不止，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冥冥之中，他似乎感觉到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着他，在审视着他的灵魂。这钱我能拿吗？他瞅着沉沉的夜暗自发问。

三

从此便说客盈门，每天都有坐着各种小车的人来找牛副支书，牛代表。有的是牛犊的亲戚，有的是他的同学，有的只仅仅见过一面或刚刚认识，有的根本还不曾认识。

眼下，虽说竞争副县长的人非常多，但从各方面的信息来衡量，最具竞争实力的有四人，一个是城建局长王健，一个是交通局长冯岩，一个是农业局长金奎，另一个是城关镇镇长常江。

不过常江这个人却挺特别，他到牛犊家里来过，却什么东西也没带，只给他发了一根“石林”烟，就把他的思想滔滔不绝地和盘端了出来，我这次参与竞选的目的不是为了升官，也不是为了发财，我只是对那些身居要位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贪官污吏无法容忍。与其让他们在那县长位置上胡作非为，倒不如让我上去为咱们老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我有这个本事，可上级不给我这个机遇，只要你和更多的代表能信任我，给我投上一票。要是成功了，我一定会以百倍的工作偿还的。不过我事先声明一点，我这人可没什么送你，因为我本身只解决温饱，再说给代表塞钱本身是对代表的一种玷污。可话说回来，你信任我就投一票，不信任就算拉倒，算我这话白说。

常镇长尽说的是实话。据牛犊所知，常镇长在县科级干部中资历最长，几乎把全县各乡“周游列国”一般都转到了，到哪个乡哪个乡都会成为全县的先进和榜样。他个人把县、地、省和全国的荣誉证书捞了一厚摞，但先进归先进，用人归用人，他始终连乡（镇）一把手的位置也上不去，原因是他性格太直，从来不会活动。为此，有好些人曾为他鸣过不平，可他一直很超然，这次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竟然非要跟这些人一决高下。

可其他人远不是这样，凡是到他这里来的除了给自己脸上贴金外，对其他竞争者都忘不了狠狠地捅上一刀。说某某是县上的蛀虫，是党内的毒瘤，如果不清除，不割掉，这样的人如果一旦爬上县长的位置，全县人民就会遭殃，就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话是这么说，但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四个人的综合实力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他们极有可能全部从票箱里跳出来，把上面审批的候选人冲击得一干二净。那么，到底把自己这神圣的一票投给谁，现在是真假猴王实在难分了。现在，牛犊正如一首歌里所唱的，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很难把一切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此时此刻，他猛然想起一名伟人的话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话使他犹如在重重迷雾中见到了光亮一样，禁不住浑身一激灵，有一种豁然开朗热血沸腾大彻大悟的感觉。

这些头头的家很不好找，到县城一打听，城里人都带着异样的目光自上而下地打量他，仿佛眼前是一个稀有动物在问话似的，得到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不是冷冰冰地说不知道，就是带着一种蔑视或讥讽的口吻说，在中南海，或钓鱼台国宾馆。这样的回答使牛犊既失望，又气愤，更多的是不可思议。他好歹是个初中生，能不知道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在什么地方，住着些啥人。城里人他娘真缺德，这还算人话么？于是，他越走越生气，越寻思越火冒三丈。

呛了几鼻子灰后，他终于才弄明白了这其中的原委。

几年前，财政局和城建局为了解决本单位的住房，在县城的南端专门征了几十亩农田，用公款为职工盖起一座座漂亮的平板房，但实际搬家的时候，县上的头头脑脑和职工们都住了进去，不过区别总还是要有的，县级领导住大套，职工们住小套。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拉开点行业差距，改善一下领导的住房件

条，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根本无可非议，可竟有好事者给它起了个很有诱惑力的名字，叫什么“中南海”。谁料紧接着问题就来了，其它单位领导干部们一个个心里却失去了平衡，眼睛红得充了血一样，你们能用公家的钱建私房，我们为什么不能？不是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么？这样，他们一个个憋足了劲，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中南海旁边又另起炉灶，一片片地征起地来，不上两年，便轰轰烈烈雨后春笋般地崛起了一座比一座漂亮的四合院和别墅式的小洋楼来，成为六盘山下这座小县城里名副其实的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于是，人们又给它起了很好听的名字，叫“钓鱼台国宾馆”。但也有人出于义愤，称它为腐败区。

他打算第一个从王局长那里入手。

王局长家住着一座四合院，是清一色的平板房，大小有十几间。院落极宽敞，地面全用混凝土打了，中间有个莲花形的水磨石花坛，里面有一座水锈石做的假山，看上去很是峥嵘，给人一种乱石穿空的感觉。山的顶部涌出一股清水来，沿着山体淙淙地往下流着。上面长满了青苔，加之周围绿绿的云杉的映衬，给人一种清新别致的感觉，好似进了故宫的御花园一样。

这位你找……

牛犊正看得出神，不料背后传出一个很是胆怯的声音来。他顿时被惊了一下，转过身来，一个满脸疑云的女人盯着他。

我找……王局长，我姓牛……

一听他介绍，那妇人的态度倏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显得格外地热情洋溢起来。你是牛支书，牛代表？我家掌柜的多次提到过你，说你这人厚道、实在，吐口唾沫就是钉。走，快进屋，外面特冷，你可是我家打着灯笼都请不到的稀客。

不料，他刚一迈进门坎，顿时吃一惊，这是一个极大的客厅，约有三间房大，黑色大理石地面，踩去跟镜面一样光滑。整个墙

壁全用宝丽板装修了,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典雅感。地上摆着几对黄色真牛皮沙发,看上去温暖舒适,富贵大方。屋顶上吊着菊花状的几个大吊灯,加之叫不上名堂的名贵花卉,一切真的跟电视里的国宾馆一样。牛犊痴迷地望着这一切,犹如夜闯大观园的刘姥姥,先是惊讶,后是好奇,再是自卑,再后来便生出一种惴惴不安落荒而逃的狼狈感来。

转眼间,局长夫人把水果端了上来,把香蕉、苹果、桔子、梨摆满了茶几。他二十七八的人了,还从未见过这么好的水果。他将半拉子屁股虚虚地担在软乎乎的沙发上,经局长夫人再三推让,他接过一个桔子,不由得诚惶诚恐起来,浑身的弦绷得格外的紧。此刻,他尽量想镇静,想放松,想显得自然一些,剥掉这个桔子吃,可满脑门豆粒大的汗珠子不争气地大颗大颗地滚了下来。局长夫人看出他的不安和拘谨,尽量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使他放松,可他嘴里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便仓仓皇皇地逃了出来。走出局长大院,他好像做了贼似的满面羞惭,恨不得结结实实扇自己几个耳光。

咋办?还有好几家呢,究竟去还是不去,他一时迟疑起来,可当他思量再三时,还是决定去的好,因为他干什么事向来是一不做、二不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四

拉选票的事依旧加剧进行着,有点肆无忌惮,如火如荼。

一天早晨,乡政府突然通知牛犊去开会,一进会议室,见台上坐着四五个头头脑脑,有的脸面很熟,有的却很陌生,一个个高深莫测,正襟危坐,神情很是庄重严肃。参加会议的都是各村新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先是开大会,接着又一个个单兵教练。